

經部

尚書精義卷二十四

宋　黄倫　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無垢曰武王待紂二年而不悛亦終焉為惡而已矣故十三年正月決意渡孟津而伐之也

東坡曰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

既位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觀兵於商而歸

伊川曰一月者商歷已絶周歷未建故用天正令月之正也不書商歷以見紂自絶于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乎天理如此

吴氏曰傳言卜諸侯伐紂之心非也且紂之惡天下共棄之武王觀兵不期而會者十三國伐紂之心固可知也豈待卜諸侯之心哉若是則乃是武王急欲取天下也觀兵孟津者所以警紂欲其悛心已而無

自懼之意故伐之也若湯放桀之時湯責伊尹而桀不用亦此之義也

李定曰孔氏曰退以示弱或曰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襲之明矣觀兵孟津者冀紂能知懼而反善也以予考之亦猶舜禹之征苗而班師振旅也始之往也順天應人而已矣及其至也猶冀其警悟而還之此篇云觀政于商則或人心之有所未絶天命之有所未終者于是退歸以俟之然舜禹之歸也苗民乃格此

篇云惟紂罔有悛心又曰時哉不可失然後知人心已絶而天命已去於是誅其獨夫而拯其民於塗炭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武王之謂也李石曰周文王没後九年丁丑武王觀兵于孟津又二年也己卯伐商編年歴丁卯文王斷虞芮之訟乃受天命後九年乙亥文王没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其歴年甲子至此不同矣按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皇極經世蓋本乎此編年歴斷以丁卯為文王

受命至乙亥文王沒凡九年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是用尚書著泰誓惟十有一年者通文王受命武王即位而言也

楊氏曰或曰周文既未嘗改元革命而周書首曰惟十有一年春復何謂而云乎荅曰蓋追而書之爾仲尼已於商書伐君之始也貶伊尹以誅亂臣賊子焉洎周書則原周之所以得天下商之所以失天下為人君戒也紂之失天下也非敗於牧野之日而驟失

之也周之得天下也非克於牧野之日而驟得之也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故原紂之失天下心周之得天下心自虞芮質厥成始焉武王曰我文考文王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仲尼由是斷爲受命之年焉若曰周之有天下也已十年矣紂之所存者唯位與號而已以十年有天下之周而伐已失天下之商則又豈一朝一夕之故

哉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是故惟十有一年春云者仲尼討紂而與周之筆也不亦為君人者之戒乎

顧氏曰十有一年者抑商之正朔邪抑周之正朔邪曰周之正朔也將周之文王邪武王邪曰周之文王也然則文王之生既為天子矣曰固也棫樸之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夫六師者天子之事也文王之征諸侯也固已為天子之軍討之矣此曰惟戊午王

次于河朔當是時也商存焉而武王旣嗣而爲王矣此所以見文王之爲天子也夫紂雖不道而猶存也文王烏得爲天子哉曰文王之爲天子以天而大義故也紂雖不道而猶存者聖人之仁心也夫文王之於紂也亦盡矣炮烙之刑天下無有敢言者而文王特言其不可黎侯之征不在乎成周之義而在乎懼紂之心言之而不用懼之而不悛可伐也

林氏曰夫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天下之至逆

武王豈好逆天下之大順而樂為此慙德之舉哉蓋有不得已於其間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紂之為君既失夫為君之道神怒之民怨之則武王不得不應天順人以伐紂非敢加無禮於其君也蓋以紂失為君之道而天下之人既不以之為君矣則我雖欲不興師以伐之不可得也

張氏曰窮則變往則返天地陰陽之常理也當紂之時天下之否極矣武王之伐紂將以傾否而為泰故其誓謂之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者文王九年大勲未集而武王終文王之喪三年然後廣文王之聲而卒其伐功故稱十有一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者一月即十三年正月也蓋武王之伐紂至于孟津而反所以觀政于商蓋亦冀其改悔而後已故服喪三年觀政三年繼文王之九年所謂十有三年者此

也

呂氏曰君臣之分天尊地卑不相犯當紂人心未離天命未絶武王事紂之心未嘗不至及紂人心已離天命已絶不可一時令他據天位武王亦不得不伐豈待三年而後致伐哉稱一月戊午不言正者紂之正朔已亡周之正朔未建此聖人作春秋之意春秋十二公惟定公無正不言正月蓋以昭公喪在外定公未立舊君之天命已終新君之正朔未頒一月之

辭聖人於毫釐之際謹嚴如此蓋所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無垢曰史記云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則是武王與八百國之諸侯及八百國卿士大夫之心皆一而

無貳皆誠而非偽故同為此舉也天下之心如此武王特因天下之心而倡之耳使其間有一夫異心則是武王之舉乃盜賊而非天意也　又曰人惟萬物之靈在萬物中為最靈者耳至元后則大不相似是元后於萬物之中又超然聰明出乎萬靈之上靈謂靈於萬物耳至於聰明又豈止於靈而已哉惟聰則所聞者遠惟明則所見者深聰明安可强作耶惟天生聰明實異於衆人者乃能合天而為君耳元后聰

明在萬靈中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惟其聰明如此故其所聞所見髙出乎四海九州之上而為天下父母其政教法制無非保護斯民有同赤子蓋民比萬物曰靈比聰明之君則為至愚矣儻非聰明之君保護之其蹈害而貽禍必矣紂為元后而以淫酗倡率天下使皆為淫酗之民為民父母當如是乎嗚呼元后之任亦大矣天地為萬物父母耳而元后乃為萬靈父母可不自重武王將以數紂之罪故先

立此四句以見人主之任其重如此也
張氏曰友邦者親之也冢君者尊之也　又曰萬物
盈於天地之間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此天地為萬物
之父母也然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
獸有知而無義人則有生有知又且有義此人所以
獨靈於萬物矣靈者神之降而在人者也人為萬物
之靈非亶聰明不足以治之仲虺之誥曰惟天生聰
明時乂此亶聰明而後作元后者亶聰明者言其聰

明之德充實乎内坦然而行之者也與所謂作聰明者異矣元后之於民治之以義所以制其强撫之以慈所以恤其弱有以制之則民必尊之有以撫之則民必親之尊之親之父母之道也紂之無道喪其聰明殘害于爾萬姓不足以作民父母此天之所以震怒而命武王以伐之也

吕氏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有形有氣皆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天地為萬物之父

母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惟人最靈天地以一元之氣丕冒天下本無厚薄惟得其精與粹者為人得其偏與凡者為萬物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者亶者言其誠實也聰明非靈之外别有一箇聰明不過得精粹清徹便作元后此言人君之職分作民父母此見與天地同功處此數句雖是武王因伐紂而言然百聖之相傳六經之總會皆不過此道理此最精處學者能含味此四句則可以通貫六經親見百聖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冐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

無垢曰昏庸之君以謂蚩蚩之民耳而不知民心即天心也民喜即天喜民怒即天怒不以民為心是不以天為心也然則降災下民者豈非不敬上天乎夫有天下者所戒莫過酒色殺人耳有一於此未嘗不

敗亡者也豈有為人君者若不肖子弟而耽酒濫色若凶惡盜賊而酷暴虐殺乎顧此資質在下則天子誅之在上則天下誅之此宇宙中所不容者也　又曰舜罰弗及嗣而紂乃罪人以族舜賞延于世而紂乃官人以世是其所為每與舜相反矣由舜之道足以得天下由紂之道足以亡天下人主當自擇焉賞與官人有別乎曰有賞以祿耳而官人乃不問賢不肖皆使在位當紂之時受紂之私恩者決非賢者也

然則湯有孥戮之刑則如之何曰戮辱也非族之謂也湯肯族誅人乎決不然也　又曰自義理而行則以民為重自人欲而行則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為重以民為重則如漢文惜十家之産而罷營露臺以宮室至侈服為重所以紂殘害萬姓營此不急之舉而不恤也吁人欲其可畏哉然人欲不行於茅屋衡門之間而每行於四海九州之主茅衡之下衣敝履穿羮藜飯糗人欲何自而行乎尊臨四海雄霸九州號

之則聽禁之則止人欲恣行無所忌憚不足怪也此皐陶所以告禹而曰兢兢業業湯得天下所以言慄慄危懼唯恐人欲之起也為天下君者常以民為心則發一號施一令興一事廢一法唯恐有害於民安得至此極耶　又曰君天下自有君天下之資亡天下自有亡天下之資不可強也觀紂資稟乃盜賊之雄者耳天欲亡商必生此人良可痛也夫忠良而焚炙之孕婦而刳剔之此何等法度亦將何所不至

哉當時商家在廷賢者為多不知忠良為誰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而視其胎嗚呼殺諫臣而刳其妻又殺其未産之子凶虐如此此所以能亡商家之社稷歟　又曰紂之凶暴如此此豈天心也哉天下之心皆怒是乃皇天震怒也紂凶暴臨於四海而文王忠厚亦臨於四海四海之人皆憤怒紂而歸心於文王欲文王舉湯故事而征之民心如此是乃天命文考肅將天威也西伯戡黎則文王嘗行天威以

警紂矣使文王不死豈止戡黎而已哉此非文王私意也天下之心也天下之心天之心也自堯舜以來積至于商凡千七百有餘國而文王聖德獨卓然出乎諸國之上則天之生文王正所以伐紂也

呂氏曰聖人雖相去千百里之遠求其端則不過公私而已惟其公則天地萬物都如一體上則翼翼小心順帝之則下則慄慄危懼懷保小民惟其私則限七尺之軀此外皆壅蔽隔絕以天為蒼蒼空虛之物

而不知敬以民為蚩蚩無知之物而不知愛又沈湎冒色只是一個昏昧但知七尺之軀養其體所以冒於聲色無所忌憚元初之聰明已自斵喪殆盡或幾乎熄矣　又曰人誰無好惡好惡出於公心便有節出於私意便無節惟紂出於私意故惡一人不已必至族族一人不已必及其世　又曰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天之於人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此見天人一體處紂之所以為惡只是一箇弗敬

上天文王之所以為聖只是一箇肅將天威若是毫

髮怠惰便是人欲非天威

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冡君觀政于商惟受

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

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無垢曰西伯戡黎而紂改過與夫紂不改過而文王

卒有天下則是大勲已集也自戡黎之後紂雖不改

過而文王不幸死矣是文王之所以受天之付託者

未成其功也文王既死紂之凶惡不改武王繼父之志述父之事豈得恝然坐視而不顧哉故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起伐紂之師至孟津而不渡所以伺察商之政事警紂之邪心使之遷善改過退而不伐蓋以俟紂之改過也則周家忠厚之意可謂深遠矣

又曰嗚呼弗畏天地百神祖先宗廟豈畏武王之兵哉事至於此無可為矣想紂之心寧燔身懸首以取快終不肯改過自新以遷善也　又曰古之祭祀

於犧牲粢盛甚嚴且謹祀五帝則蜀之三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有事於耕耤以供天地祖宗之粢盛其所以如此者上以荷天地之付託下以承祖宗之基業示不敢輕之意也今祀天地犧牲粢盛之物盡為凶盜所攘竊而啖食之紂乃縱而不問其罪是與凶盜同心也是不有天地宗廟也是以天地之付託祖宗之基業委之於凶盜也不祥莫大焉犧牲粢盛為凶盜所攘或以為不可乃曰吾有民以謂天下之

民死生在我吾有命以謂吾既為君天命在我何所不可哉凶盜攘竊犧牲粢盛人以謂當殺我以謂無害忠良諫輔人以為當用我以謂當殺在我意耳有何不可哉其侮慢之心滋甚上至天帝下至后土旁至百神親至祖考略無分毫懲創改悔之心不㦯身懸首則不已小人無賴為凶盜者類如是乃以置四海九州之上商緒何其不幸哉

東坡曰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

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為一王後也余竊以為不然武王誅紂尚使武庚微子為商後使紂改過安得僅同武庚微子乎此非所以論武王也聖賢所為豈至於此第未深思之耳惟其罔有悛心偃然如舊略不知改此武王所以決意伐之而無退志也

劉氏曰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過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

然則進非示強也退非示弱也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足以知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襲之明矣

張氏曰人君者神民之主也今紂弗事神祇遺厥宗廟大則自絶于天地遠則自絶于先王則其為惡無過於此然其昏迷曽不自悟乃曰吾有民有命言有民可以守邦有命可以享國此其惡之有加而無已也惟其如此故罔懲其侮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紂之罔懲其侮則有自侮之道此武王所以伐之也

陳氏曰聖人之舉事其圖終也甚審其發端也甚謹

堯舜不為惡與桀紂之不為善如水之不可使熱如

炭之不可使寒安有改過之理武王觀兵猶或庶幾

紂有悛心者仁厚之辭也君臣之分不敢以遽瀆也

故武王退守臣節遲以數年紂死而諸侯歸周亦無

不可然紂惡極矣民窮久矣天怒甚矣武王不得已

而再駕亦武王之所甚病也

呂氏曰先儒以大勲未集謂文王不能定天下故勲未集以此觀文王却是以利心觀蓋天以聳修人紀整頓天下付與文王當其天命未絶人心未離時文王能定亦是大勲既集若使紂一旦幡然改悔率天下諸侯以朝王雖謂之大勲既集亦可文王既不能滅紂又不能化紂此大勲所以未集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無垢曰天之愛民如父母之愛赤子豈容殘害如紂者在民上恣為苛政暴刑以殺斯民哉所以作君師以救民也夫桀無道則天生聰明如湯者以乂之紂為無道則天佑君師如武者以救之有桀必有湯有紂必有武王此自然之理也天道茫然不可測知使有一人其德足以為天下君其道足以為天下師此豈偶然哉君師之所在乃天所在也上帝愛民為君師者能寵綏四方乃所以相上帝也寵謂使之如意

綏謂使之得所紂在上四方不如意不得所者多矣是大失上帝之心也上帝無心以民為心民如意則上帝如意民得所則上帝亦得所為人主者欲尊敬上帝宜尊敬斯民而已矣故孟子曰民為貴夫知武王之心者則以為體天救民是武王無罪也論武王之迹者則以為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若武王之志志在救民以為有罪者不敢怒也以為無罪者不敢喜也不以有罪無罪之說貳其心雖秉救民之志

直之無前雖死生不逾此志也

張氏曰民之有欲無主乃亂故天佑下民而作之君者所以治之也民之有常性而克綏厥猷者惟后故天佑下民作之師者所以教之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君師之任有罪而不妄赦無罪而不妄誅其志在於克相上帝寵綏四方非可踰越也

王曰休曰武王於此遂以天子自任矣以文為受命則已當為天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
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無垢曰行兵之道度彼度已蓋非一事也而其大體
最在力與德義而已力不同則太王事獯鬻勾踐事
吳矣豈敢言兵哉或曰漢光武以八千破王莽百萬
晉謝石亦以五千破符堅百萬何力之有乎曰先王
之兵不論幸而論必力雖若強而理則甚弱是可必
而非幸也此又不可不知使力同矣其可戰乎曰未

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又當度彼己之德也彼德爲盛則陸抗不敢犯羊祜矣使德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曰又當度彼己之義也彼義爲勝則晉文不敢犯楚成矣使力勝而德又勝德勝而義又勝則有前無後有進無退一戰決矣論紂之力則億萬異心而武王乃三千一心論紂之德則淫酗肆虐而武王乃聰明齊聖論紂之義則侮慢天地而武王乃救民水火以彼己度之武

王之勝久矣不待牧野之戰而後為勝也使行兵者識此大體其取勝也必矣心存於利則人各有心心存於義則古今一心紂率天下以利人人快已所欲故雖有億萬如此之多然惟億萬心以其趨於利也武王率天下以義故雖有臣三千如此之少然惟一心以其趨於義也趨於利則惟知一已安知君父此紂自賊其功也趨於義則惟知公義所在安知一已此武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人心即天心也武王

之心未欲誅紂是天意猶須暇之也武王之心今誓師必往是天意必欲誅紂也武王儻起絲毫私意以俟之是弗順此心也弗順此心是弗順天心也弗順天心是同紂為惡也閱實其罪與紂鈞耳可不畏哉張氏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力之有强弱者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此德之有吉凶者也相時之宜師出有名此義有可否者也力不同未可以論德以强弱之勢有所不侔也德不同未

可以言義以吉凶之理有所未辨也故力同然後可以度德德同然後可以度義武王以一心之三千當紂之億萬心之衆則周之力為強矣武王以世世修德比紂之貫盈之惡則周之德為吉矣奉將天命以誅無道則周之義為可知矣雖然武王之伐紂非出於一人之私意實天命而已天命之不從則弗順天者也弗順天則其罪與紂等矣

陳氏曰力均則以德勝德均則以義勝今紂三者皆

無

呂氏曰天下事本是心人心離便是獨夫人心合便是天子民心離合都不干民事人君有以統屬之武王能統宗會元自然一心紂不能統屬自然為獨夫只是一箇心到紂之衆如何會有許多蓋紂私心外蔽天下衆心皆無一箇總攝去處宜乎人人自有一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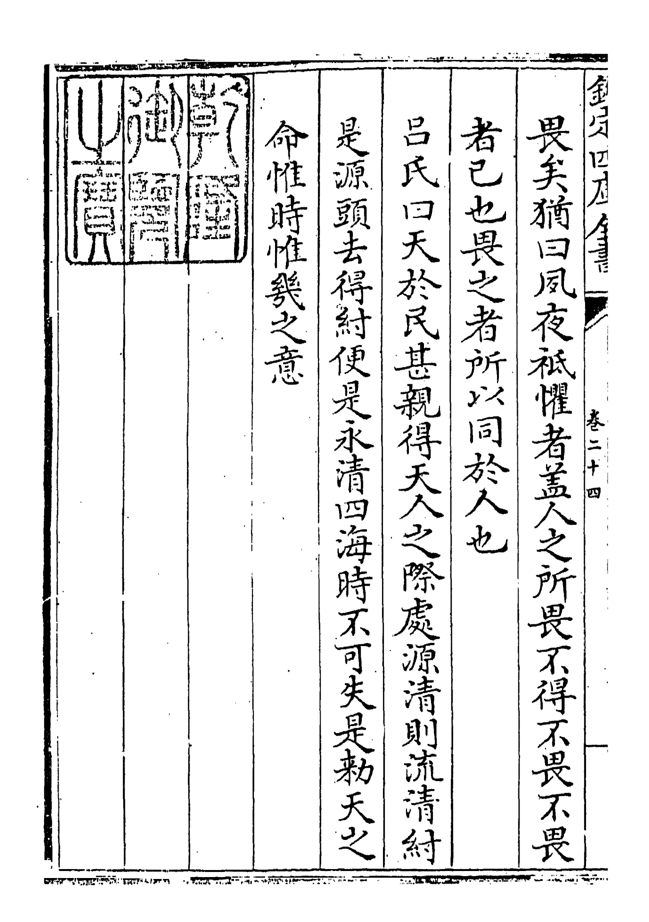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冡土以爾

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無垢曰以弗順天誅紂則武王之罪與紂同所以武王夙夜祗懼而不敢已故以此意告於鬼神皇天后土而以爾有衆致天罰於紂也致天之罰以言非出私已也夫天之伐紂豈諄諄然命武王哉視民之所欲而已民不堪紂之暴虐如在湯火中日夜欲去紂之心如決疣潰癰民之心如此武王之心亦如此天

以民為心民心如此則天之心可知矣何以知天之心如此哉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武王告有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以天意如此弗可已也予一人意已決矣爾輩庶幾弼助我以成此大功盖凡舉事莫不有時欲四海永清顧難得其時耳今天意將清四海此時豈可失耶盖紂之所為賈腥膻宇宙穢濁天地去紂一人則四海永清矣

張氏曰紂為無道之甚武王以天命行天討可以無



畏矣猶曰夙夜祗懼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不畏者已也畏之者所以同於人也

呂氏曰天於民甚親得天人之際處源清則流清紂是源頭去得紂便是永清四海時不可失是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意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二十五至二十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王人作

謄録監生臣秦澐

尚書精義卷二十五

宋 黄倫 撰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無垢曰夫人之情不警則不奮誓所以警之使奮也既渡河是此心有往而已然則當大敵豈可畏乎故此誓數紂之惡使之忿怒而免其畏懼又使之警肅

終於成功知機會之徵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無垢曰吉人凶人雖所趣不同其為善惡無殊故其致力有不可當者其為善惡之心至有日力不能供其所欲者昔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吉人為善之心如此紂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祼相逐其間其為惡之心如此亦足矣而其欲未有滿者至於

為長夜之飲嗚呼周公與紂其惟日不足之心則同其為善為惡之心則不同使紂移為惡之心以為善則聖賢可立至也

張氏曰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此吉人之為善惟日不足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此凶人之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吉人凶人為善為不善雖殊其窮日之力以盡心力而為之則一矣此所以皆言惟日不足也令商王受力行無度此所

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之謂也

呂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謂吉人者其等級固不同孟子謂可欲之謂善惟可欲識善之端自然孜孜無頃刻安正君子自强不息之意凶人雖是殘賊善端大者暴惡淫放以縱耳目之欲雖不知善亦未嘗息謂雞鳴而起孳孳為利是孰使之然哉此亦是不息道理只是他失了本原用得不是耳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凶人雖

去道然亦不曾離道聖人言語所用不同所發則一
矢口成言無非是這箇道理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
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無垢曰嗚呼天將亡商必生力爲惡者以破壊其社
稷有前世昏君亂主所不能到者犂老人所憐敬紂
乃播棄之罪人人所憎惡紂乃昵比之是其性專與
凶人合而見吉人如見仇讎也如此趣嚮日日在惡

逆中行安得有仁義耶往往於愛人濟物事畧不肯加之意而於刻薄凶暴事則心開目明攘臂而爲之矣國之亂君家之敗子類皆如是可勝嘆哉有隋煬帝則有虞世基宇文化及有武后則有周興來俊臣索元禮有德宗則有盧杞裴延齡皇甫鎛此自然之理也飛廉惡來九侯崇侯何世無之特無紂以倡之耳然則紂淫酗肆虐爲宗主於上則飛廉惡來鼓舞得志相與倡和酬酢以變聖賢之舊俗一爲無道之時

其勢如决積水如轉圓環化又何難哉夫臣下影也而形在上臣下響也而聲在上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皆紂淫酗形聲凝結成象也既脅權相滅則受刑之人其間無事者衆矣所以皆呼天告寃其痛切之意易於感格此紂凶穢之德所以彰聞於上天而不可遏葢人與天地常相通人心和平則天地之和應焉人心怨憤則天地亦為之怨憤矣人主其可小失民心哉失民心是失天心失天心則社稷傾矣可不畏

哉

張氏曰法度者上之所守以治下也故自度治民者高宗之所以享國盤遊無度者太康之所以失邦今紂至於無度則力行之力行無度者總衆惡而言之也

吕氏曰天下之理公則一致私則萬殊君子以道義相期以國家相勉所以越宇宙而同心若小人特以利相聚相爭相奪必至滅亡如李林甫楊國忠其禍必至於延及無辜不惜社稷顛覆生靈塗炭人民至

於怨忿之極無所告訴所以皆呼天以紂既如此臣亦如此罪合為一故臭穢之甚彰聞於上大抵為善為惡皆有成熟時為善熟時便是至徳馨香感神明為惡熟時便是穢徳彰聞養於中發於外非一朝一夕之故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無垢曰紂不體天心以害民如此是紂為失職天不

能誅紂使紂肆虐是天為失職武王代天實以誅紂為職以惠民者也其可以私意遏其大命使人久在湯火中乎嗚呼人主奉天不止犧牲玉帛壇場器皿而已專以惠民為主使合四海之内人人安生樂業歡聲和氣洋溢於天地間日日南郊時時見上帝也其奉天莫大焉若夫夏桀不能順天心以惠民而流毒虐於下國夫惟天惠民而桀乃流毒下國是逆天也天其可已乎所以佑命成湯使湯代天以降黜夏

命而為有商嗚呼使人能得天心天下未有不歸之也浮過也是紂罪過於桀也然而豈特此哉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以至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是不畏上帝不畏天地不畏祖先與凶盜同其心其罪如此桀有之乎

張氏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此天之所以惠民也人君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此辟之所以奉天也天佑民而惠之辟奉天以仁愛斯民乃足以享天心而

為天之子有夏桀弗能奉天流毒下國則失其為辟之道也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而使之簡代夏以作民主也桀之為惡如此比之於紂又有甚者也

呂氏曰君能代天理物裁成輔相無一不得其所便是君之本職桀惟不知惠民奉天道理是以不能奉天雖流毒而不恤桀既不知有天則亦不知有民惟湯能奉天化民以寛故天命湯伐桀武王嘆息天立君本職為惠民奉天如此分明桀之為惡様又如此

分明紂當自警戒今却增其惡過於桀

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無垢曰東坡云剥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於帝乙未即位之前以禮言之當與紂均為嫡子而微子長故戒王命之曰殷王元子東坡之意以謂微子去國是殷落去一元良矣深可惜也夫微子所

以去者乃紂剥喪之也賊虐諫輔謂殺比干也殷之
朝廷有此三大人而一去一死一囚是自剪其羽翼
而招天下之兵也謂已有天命故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謂敬不足行故荒怠弗敬謂祭無益故弗事上帝
神祇遺厥先宗廟謂暴無傷故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小人為惡皆自為説䔀視四海古今為無人敢違天
下萬世之心立此四則無稽之語以快其所欲令取
夏王故事以行則紂之降黜豈可已哉蓋天下之理

雖聖人君子曉然知其可行而上馬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馬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紂之可誅在武王已無疑矣使武王無夏以為據民豈肯遽然從乎蓋以臣伐君天下異事也故武王拳拳以有夏為言以見我非私創此舉乃從古已有之矣

張氏曰前言我生不有命在天至此則又謂已有天命是其昬昧之甚而暗於天者也前言罔懲其侮至

此則又謂敬不足行是其狎侮之甚而忽於人者也由其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則其甚遂至於謂祭無益由其降災下民敢行暴虐則其甚遂至謂暴無傷夫桀無道而湯伐之紂之所監在此而已故曰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孟子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其此之謂也

呂氏曰武王之心與紂之心相去千百里之遠紂天命去人心離諸侯解體尚責命于天武王上天眷佑

下民歸之諸侯皆來服從武王尚不敢必天其以予者不敢必之辭也武王所以造周在天其一句紂之所以亡在巳有一句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無垢曰以臣伐君天下之大疑也天下雖以紂暴虐欲武王伐之以脫湯火之厄然其心之疑豈少釋哉

唯夢與卜可以解天下之疑卜自古聖人以之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也夢非若卜之可據也其信與否夢者自知之耳乃以號令天下可乎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言夢孔子言夢者其情性治其夢不亂其説當矣葢天下之所信者聖人而不在夢以信聖人故其夢亦信夢卜相協是休祥之沓來也其勝商又何疑哉夷人孔安國謂平人平人謂凡人是也心謂本體德謂作用心德皆離則本體作

用皆不在紂人人自為計爾心德皆同則本體作用皆在武王無非為天下國家計也意言商人雖多而心德皆不歸紂周人謀計者雖止十人耳而心德一歸於武王以此十人竒偉卓絶勝億兆凡庸自為之又何難哉故有天下者是最忌失人心人心既失則其所趣嚮所謀畫不在我不患德不同所患心不同耳心既已同則德不期而自同矣紂之為惡豈無與之為肘臂耳目親如骨肉者周至也就紂之所謂至

親者雖億萬之衆皆足以敗亂國家喪亡天下耳豈如得一仁人之可恃也夫紂所留為心腹者乃飛廉惡來耳而所謂三仁者一去一囚一死矣其何所恃耶

臨川曰夫武王之仁豈不足以勝商以其夢卜戒者抑知末之不可以已也　又曰荆公問泰誓稱亂臣則曰同心同德戒夫子則曰一德一心先後何以不同然同與一果有辨乎文公曰同若易所謂同歸之

同一若易所謂一致之一亂臣與武王無異意故言同心同德同心而德無不同故也方其戒之則欲其無二事故言一德一心德一而後心一故也

張氏曰夢吉而卜吉此夢之與卜兩相合矣夢卜既協而又合於休祥則周之勝商必矣

陳氏曰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之九人其一人孔子謂婦人馬鄭康成輩皆曰婦人為文母夫文王九十七而終至武王伐紂

則又歷年矣使其母尚在當百餘歲矣此其言不可考不知所謂婦人者果誰歟余不敢臆說然則婦人何預武王之治亂葢婦人治内周公太公治外故俱謂之亂臣也

王氏曰天意其以我為天子而治民我得夢合于我卜是重疊有休美吉祥若加兵於商紂必勝矣

吕氏曰紂以眇然一人之身雖有强力如何當得天下離散之心其億兆人自是億兆人紂乃億兆人數

中之一人爾豈能獨存武王之臣雖三千皆同心同德無毫釐之間其與紂臣不相繫屬各自一心為不同此周所以興紂所以亡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無垢曰夫天必以民為視聽是以古之王天下者不區區求合於天一視民之心如何耳武王之心天之心也因民之心以取紂豈有一毫私意哉順天之心

耳天心安在哉民心是也天之視聽一自民而已矣令之伐紂縱民之視聽不當有過差非民之罪也是我一人信之之過也夫合天下之視聽以為視聽豈有過哉曰不然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以伯夷而觀凡百姓以伐紂為心者皆不能無過也武王所見與伯夷不同武王所見者當日天下之心伯夷所見者後世亂臣賊子之心不有武王何以救當日之

急不有伯夷何以立千古之教然伐紂之過武王所不敢辭此過也是湯所謂慙也

王氏曰自從也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從我民之所聽謂民視聽於周家天必從之以有天下民有過乃在於已豈可不伐紂以正百姓乎令我所以必往伐紂也此武王以天下自任也

呂氏曰天之視聽元不是高高在上凡民至公之視聽便是天之聰明是天無一日不在民今百姓有過

武王豈敢不任其責當時渴者求飲饑者求食亂者求治皆委身於武王百姓不幸身在紂殃禍中此過之極武王既任甚重之責豈可不往攻之此天命武王端的處武王上畏天下畏民自說不得不往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無垢曰蓋君子舉事當審於未然於臨事而不決其害可勝言哉天下事自有機會機會已到安可失也

前日伐紂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知機會未至也故退師以俟其改過及罔有悛心而不畏天地宗廟乃與凶盜同心今日之伐不可與前日同故此篇主在必往而不復疑貳而已如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此有進無退決取之意也以紂為凶殘可乎曰此非武王之言乃天下之言也武王特宣天下之言耳自後世觀之方且以臣伐君疑武王而武王偃然謂我此殺伐有光于湯此武王所以為聖德學未至

此第當誦伯夷叩馬之歌耳以天下之同心伐紂是天下叛紂矣復何畏於紂亦何非敵之有哉夫紂豈武王敵哉而曰勉哉將士無或懐不畏紂之心寧執我非紂敵之志以伐之何也曰使將兵懐不畏之心懐紂不能敵我之心則輕慮淺謀事未可知也此行兵也性命生死止須臾閒耳豈可不慎哉百姓以紂之暴虐動成族誅今在商邑懍懍然常若顛墜于淵險中不可一日生也此所以言若崩厥角民心危苦

如此武王以民為心其得坐視不拯救乎

蕭氏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無乃弱乎曰君子臨事而懼况於誓師乎雖以至仁伐不仁輕敵則未必無禍凡湯武之誥類此者多矣

吕氏曰武王剪伐湯之子孫傾覆湯之社稷謂之湯之讎可也然而湯之心便是武王之心武王之事深合湯之事子孫不賢使武王不取豈無他人取乎何尤於武王以湯出夏之心觀之亦與武王伐紂一也

武王能體湯之心所以見得有光于湯也學者能體
武王揚武伐張之意則孟子之養浩然之氣曾子之
大勇不過如此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無垢曰心德二三則所向無成葢古人先貴於謀謀
之既深則利害成敗纖悉微茫備豫防閑已無遺策
如是舉事則規模於心發用於德者一皆決斷而無
疑矣夫功有一時之功有萬世之功若武王伐紂取

塗炭之民付之安平之地立此法則為萬世人主之戒豈非萬世之功乎以克永世其意遠哉

史氏曰天下有一戰之氣作是氣者不可不嚴人臣有萬世之功圖是功者不可不勉夫以仁義之師而伐暴虐之國此心此德天下當不約而同建立厥家安定厥邦使其功世傳則又人臣之願望也商郊之誓其辭甚嚴勉之不及者是欲作其一戰之氣而為萬世久遠之圖也歟

呂氏曰誓已畢又再提起一德一心說要其用志不分以成無疆之業紂之亡只是離心離德武王之興只是同心同德是以前既說惟一心了又曰同心同德了到此復曰一德一心再提起分明說恐人懈惰散失而不知勉也無同之之道則衆不如寡無親之之道則親不如疎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

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無垢曰三篇之誓細讀之皆有次序上篇言受罔有悛心不可不伐之意中篇言既已渡河不當中輟之意下篇言紂罪惡如此不可不誅之意其曰時厥明謂戊午之次日大明而誓也大廵六師以明誓之則其意之所在無不曉然知之也　又曰天道之於義其吉凶禍福各以其類而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

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其意正同但其辭有詳畧爾

呂氏曰古人見得天甚分明湯之顧諟天之明命此湯見天分明處武王言天有顯道此武王見天分明處也若夫不知天者則見天于恍惚渺綿中不可致詰何者惟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厥類惟彰便是顯道大抵善惡各有其類為善降之百祥盖祥者善之類不善降之百殃殃者不善之類是聲氣

之相感名也元不干天事天未嘗有意於賞善罰不善善自致祥惡自致殃未嘗有心於作福威因他有善而福之因他有惡而威之所謂述之者天作之者人也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無垢曰狎謂近而褻之侮謂玩而慢之狎侮五常是

狎侮上天也其為人可知矣荒謂惑亂怠謂懈惰弗敬荒怠之本也尊履五常以敬行之其心為如何此人也天之所與往來酬酢者也侮狎五常荒怠弗敬豈天絶之哉自絶于天而已夫天即五常也五常人人具有是天未嘗絶人也紂乃狎侮之自絶于天矣夫人所以胥愛胥敬固結而不可解者以有五常為之造化也狎侮五常則上下尊卑邈不相接而胥戕胥虐相憎怨而不已也然則結怨於民以其中無五

常為之運用耳朝涉者有何罪比干之諫為身謀耶為天下國家計耶斮覩其脛剖觀其心是以殺人殘忍為戲玩之具也以德為威則君子見其德小人畏其威作殺戮為威則無辜者被其毒矣紂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德安在哉知天下之不服也乃作殺戮以威之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武王一倡而四海和之卒有燔身懸首之禍是紂毒痛四海而四海亦毒痛紂矣出乎爾者反乎爾信哉小人得志此姦邪所以

有崇信之榮君子不肯順此師保所以被放黜之辱也於紂之時而被崇信可見其無耻於紂之時而被放黜可見其所守朝廷之上姦邪充滿而有道有德者乃無一人焉心各有趣趣在高明則典刑乃吾施設豈有一日而忘典刑者正士乃吾親友豈有一日而忽正士者趣在邪僻則典刑乃若桎梏此所以屏棄之正士乃若仇讎此所以囚奴之蓋典刑之士每止人之縱恣拂人之私欲是以聖賢之君常尊敬滛

暴之君常疾視也紂心淫暴宜其所趣向至於如此

周氏曰天非絶紂而紂自絶于天民非怨紂而紂自結怨于民

呂氏曰大抵天下之生未嘗無對生者死之對存者亡之對有可以益人之生者稍悖之則入於死地有可以固人之存者稍悖之則入於亡地五常者有生人之功而又有可以固人國之理紂既自避其所生所存自然入于死亡之域而不自知學者之於五常固

非所以避死而求生避亡而求存葢紂之所為如此豈能一日生正如魚之失水即入於死五常者所以綱維人之心而敬所由存也使綱維一有懈弛如何知敬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天之理也紂既不知敬自然絶天是與天大叚相遠也朝涉之脛則斮而不恤賢人之心則剖而不顧作威殺戮言其惡念之熾毒痛四海言其惡念之廣此是紂為惡成熟處紂終日去小人路上行凡是小人機械紂日日見之姦回之

人自然崇信之紂既為惡見者耆舊老成人可以為師者反視以為禁制紂者必放黜之而後已故視先王典刑亦如拘繫之物必屏棄而後已囚奴正士專為箕子言謂箕子雖有拳拳不忍離王室之心兼是太師之尊而至於為奴隸紂之無忌憚可見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無垢曰心各有所重重於此則輕於彼重於道義則

必輕於邪僻是以敬天地尊鬼神而于婦人女子常恐其汙已焉何暇與之周旋乎重于邪僻則必輕于道義此紂所以區區作奇技淫巧以悅一婦人而郊社至於不修宗廟至於不享也　又曰上帝之於人主也猶父之於子也子有所欲其有不順者乎其或所為叛道所行不義上帝亦未遽至於斷絕其命下喪亡之誅於紂豈得已哉以其窮凶極惡須假之五年而不改也故決然相武王以誅絕之　又曰至是

知武王之意以順天則在腹心之士孜孜奉我一人以行天罰耳葢武王率西土之衆而西土之衆率四海之衆孜孜以奉武王則四海皆孜孜隨西土以奉武王行天罰矣是則化四海止在吾左右前後耳左右前後不從而欲率四海豈理也哉

張氏曰紂之為惡至於此極此上帝所以弗順降是喪亡于是假手于我有命則我之誅紂葢亦奉將天罰者也

呂氏曰大抵人立乎天地之間郊所以祀天社所以祀地宗廟所以報本反始是謂能盡人道紂於人道既亡則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宗廟方且蕩然夷居故奢侈之心日漸月加技則日欲其奇巧則日欲其淫至於以悅婦人自惡念至此而自不知已所謂瞽者善聽聾者善視類絕一源用力百倍何故瞽者既不能視則專於聽聾者既不能聽則專于視紂之心既不在于郊社宗廟之事自然於奇技

淫巧這一邉下工夫　又曰當時西土之衆八百國之諸侯其初從武王亦是無私意皆所以應天順人討紂不容已也使有一毫怠心則便失天心失天心便不是天討大率人之心於臨事之時最易怠惰當武王交兵之時所謂十亂之人固不敢有私焉然武王恐衆士工夫未到者前見大敵有畏怯便是私意前見貨寶皆欲貪爭便是私意前見勝捷横欲殺人便是私意大抵人最不要臨時失了本心須常使元

初心接續不畏怯不殺戮只曰我能伐紂便失了本心何故葢天伐紂不是周伐紂如曰周伐紂而不曰天伐紂周如何以伐紂又要去孜孜歟恭字須看

尚書精義卷二十六

宋　黄倫　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無垢曰夫行德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者天子也暴虐則天下叛之天下叛之煢煢然擁虛器以在人上豈非獨夫乎天下叛之矣不知畏懼乃大惟作威以殺戮賢人君子不修郊社宗祀則天下視之又甚世

之仇敵矣　又曰德欲廣及惡欲知幾故立德者務滋欲其延蔓不已也除惡者務本欲其萌芽絶去也然則天下之惡皆萌芽於紂欲除天下之惡當除紂一人而已紂既滅絶則天下之惡脉理皆斷矣脉理皆斷善端自然發見焉

張氏曰詩云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撫我則后之謂也湯誓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此虐我則讐之謂也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讐者謂之獨夫受以其孤危寡獨喪其君人之道也

呂氏曰君臣之間如天尊地卑自有定分其所以相與固結者皆天理自然如此若其撫則后虐則讐如是容易是君不君乃反掌之間耳此蓋未知君臣之禮須當看古人有為而言亦當知武王有為而舉武王說天之所以設君者本不是居九重之尊這便是后蓋受天之寄為天子以撫養百姓這始是后若是

縱暴肆虐失其君道這是民之讐葢天之立君本是撫青百姓令失天之職肆虐於民便是讐　又曰大抵廣德滋長則天下之人皆到可封之地位若除惡當就本根上除何故大抵惡豈人之所願為若不幸而為汙俗所染人君安可舉世除之除一人則天下之惡自除矣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無垢曰紂為天下冦讐乃天下所同疾特無有倡之者耳武王一倡則天下皆應之然則武王之倡非私怒也孟子識此意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天下皆視紂如冦讐而欲殄殲之則紂之為人主可謂失其所操持矣　又曰迪進也登成也夫未舉事之前以謀為主既舉事之後以决為主故曰老者之智壯者之决武王之謀已無遺筴矣今既渡河有進無退正用决之時也故其告如此以為爾衆士庶幾進

於果決必取商紂以成我為辟之道　又曰賞以進之則人皆知進戮以懲之則人不敢退戰功曰多以多為勝也功多則賞厚士卒其有自足之心乎不進則有顯戮士卒其有反顧之心乎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

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晝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晝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為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為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尊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不免為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令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王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又曰夫克紂則以文王為無罪不勝紂則以小子為無良以善歸親引

惡歸已武王用心忠厚如此其肯貪位苟得為伐紂之舉哉舉天命人心所迫不得不然也

張氏曰易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則明之至者莫明乎日月文王有明德而詩人謂之明明在上故於此喻之若日月之照臨也宜矣照以言其明臨以言其高惟其如日月之照臨故遠足以光于四方近足以顯于西土四方外也故言光西土内也故言顯

呂氏曰文王盛德光華如此武王以眇然一身繼其後為甚難故武王常有不足之心使我克受非我之能乃文王之德無愆文王仰不愧俯不怍故武王得承藉餘休所以能克受若受勝我非文王盛德之不至乃是我無良不能繼文王耳這一段最見武王之心武王奉行天罰以紂為獨夫自然戰必勝攻必取不知武王纔說了必之一字便不是天心便不是天討武王言自會伐紂便是有我便非無心非無心便

非天討武王到此尚把紂來計較勝負見得武王無
必予克受非予武見得武王無我此見得武王與天
同心益見得武王無必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無垢曰合天下蠻夷之師豈止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百人哉此止謂武王西土之衆腹心之師也武王為
倡以率西土西土為倡以率天下故與武王同心死
生者止在西土爾其餘輔贊之師雖盡力於武王武

王不盡責以必死也此躬自厚而不責人之意至于總誓諸侯與蠻夷曰爾所不勖其于爾躬有戮此亦為之大門耳

胡氏曰乘車既是虎賁左右必須勇士豈但有虎賁而無左右哉百夫長既乘戎車千夫長必非徒步何從有車而乘哉兵車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孔氏惟言步卒而不數甲士豈虎賁人猶御一車而不戰鬬邪以七十二人步卒計三百兩之戎車總二萬一千

六百人不言六百人而言舉全數舉全數者乃自解注文非釋經也以舉全數三字易六百人之三字於文不暢豈如言二萬一千六百人哉

張氏曰必記戎車虎賁之數者蓋言明殷商之衆其會如林而武王所以勝之在德不在衆也易野則以車為主險野則以人為主戎車即兵車是也虎賁即武勇之士也詩曰有力如虎謂之虎賁者取其有力而已

呂氏曰大抵誓師有誓於軍門之外者有交及而誓者故司馬法曰三王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武王此誓乃是交刃而誓也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無垢曰逖遠也以温言勞之曰遠矣西土之人以言

其跋涉之勞征行之苦使其心悅於上之見知也

胡氏曰禮稱人道尚右戎事尚左記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然而男子尚左女子尚右陰陽之義也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生殺之義也是則小戴之文未有定據老聃之說獨立玄言豈以一經一句以為凖哉白旄者取其易見也夫以色之易見者莫鮮於赤故朱干朱戶以章其禮赤紱赤舄以異其數旄不以赤而以白者周之車服旌旗罷械皆尚赤

則所麾之旄必以白白者金之正色甲兵之事故異於赤而易見者謂以此也

張氏曰鉞所以誅黄中也所以為信旄所以教白西也所以為義鉞用黄誅之必以信故也旄用白教之必以義故也武王杖信秉義足以致其來曰逖矣西土之人者叙其情憫其勞而勞其來之逺也

吕氏曰武王自臨戰與士卒同其勞苦以鉞與旄任地指麾説道是逖矣西土之人觀此氣象至誠惻怛

德不敢不勉士卒見此自然不顧其矢石之勞亡其霜露之苦亦皆領武王之和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無垢曰前言逖矣西土之人此誓武王之師也今曰嗟我友邦冢君此誓諸侯之衆也今誓至于旅則諸侯之官盡在於此矣師氏謂軍中以兵守門者千夫

長謂一師之帥也百夫長謂一卒之長也戈戟也戟柄既長可以言稱矣想武王之時指戟為戈耳方言干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楯是干楯為一也此特辨戈戟干楯之名耳至於曰稱曰比曰立此又見行陣之法而威儀之壯也想像稱戈比干立矛之時森嚴縝密其何可犯乎　又曰八國皆蠻夷也文王為西伯故西南夷來助文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故江漢之夷來助紂為無道非特諸

侯欲伐之雖西南夷江漢夷亦欲伐之矣失人心如此尚欲君天下乎

張氏曰武王之伐紂六卿莫不具在而特舉司徒司馬司空者蓋徒衆之令則聽之司徒軍旅之令則聽之司馬營壘之令則聽之司空此其誓所以特先於三卿也　又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皆西南之酋長也當是之時皆會於牧野之地故舉而誓之此所謂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者也君子臨事而懼故雖

將戰而猶誓之也

呂氏曰武王到臨陣之時不止誓西土之人至于小大遠近諸國皆誓之武王嘗言來歸者八百國諸侯之衆何獨止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亦是史官序事之法舉遠而知近舉小而知大舉微而知著此言軍威須當辦備各各恁地整頓精神聽我一人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無垢曰蓋雞之為物雄鳴雌哺此常理也使雌代雄

鳴乃惡氣所感其家必有不祥事　又曰家以牝雞司晨卜不祥國以婦人專政卜不祥將言紂用妲己之言故引古占卜為訓

張氏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外異位則婦人故無預於外事矣婦人預於外事鮮不敗亂是猶牝雞之晨其徵遂至惟家之索也

呂氏曰大抵天地中各自有定位如君唱而臣和男外而女內夫行而婦隨此皆不可易者至如牝雞司

晨陰陽繆盭則一家索矣言天本不曽與紂易位以紂先自易位故天亦從而易之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無垢曰放出師保囚奴正士焚炙忠良而惟婦人言是用此逆天理者也以牝雞之說卜之國之將亡也必矣家生敗子則有牝雞之晨國出亂君則惟婦言是用此皆不祥之兆矣　又曰肆陳也答報也祭有

祈焉有報焉載芟春祈社稷之詩良耜秋報社稷之詩以至蜡之祭迎猫為其食田鼠迎虎為其食田豕此皆報之之謂也紂惟婦言是用無往不昏使人神皆不得其所郊天祭地四時享廟皆人道之常也紂以昏故棄其陳祀不敬天地鬼神非特不敬而已凡當報答之祭亦皆棄之　又曰紂惟婦言是用無往不昏同王父同母昆弟人之所愛敬也今皆棄而遺之不知待以昆弟之道是不復知有骨肉矣此豈人

理也哉夫不敬天地鬼神不知有王父母弟安得有吉祥事乎

呂氏曰所謂尊有常尊紂昏棄肆祀弗答是不能尊其常尊所謂親有常親紂昏棄王父母弟不迪是不能親其常親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無垢曰暴虐百姓姦宄商邑正紂之心亦四方多罪逋逃之心有此心而又有此才此紂所以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言暴虐則有殘民害物之事言姦宄則有蹤跡詭秘之事多罪逋逃有此才而紂能使之可謂同惡相濟矣天將亡商故生紂又生多罪逋逃以破壞殘滅之傷哉

張氏曰夫惟幽不能欽神明不能愛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者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

則所與同于厥邦者皆羞刑暴德之人所與同于厥政者皆庶習逸德之人如是則紂孰與為善哉是崇者尊其道也是長者長其惡也是信者信其言也是使者用其力也是崇是長則以為之卿士而彖之者也是信是使則以為大夫庸之者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

予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無垢曰夫不過六步七步乃一休止而整齊焉亦可謂深密矣休止以養其力整齊以警其慢稱夫子以壯其志稱勖哉以警其慢擊刺之法小進則四五大進則六七又休止而整齊之夫當其交戰之時而其法乃森密如此況其平居乎行陣之内其法乃森密如此況其大禮乎誰得而乘其便而伺其怠耶　又曰上先稱夫子後言勖哉自此以後皆先稱勖哉後

夫子大抵兵事以警備為體也桓桓武貌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此桓桓貌也夫此四獸搏物也其作威其猛厲為如何哉使將士之武如此四獸亦何可當也 又曰克奔歸我者弗迓擊之第使之聽役于西土之衆而已夫西土之衆腹心之衆也彼奔歸我者安知非姦人刺客乃遽處之腹心之内兵事貴嚴如此何也此武王太公所以處商人也昔銅馬降光武光武遽入其營銅馬之衆曰蕭王以赤心置人腹中

安得不投死乎使紂之人為腹心之衆其安反側也可知矣武王之舉誅其君而弔其民民之望武王如大旱之望雲霓也上下之心如此復何疑之有哉

東坡曰孫武言用兵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

張氏曰用兵行師之道其坐作進退莫不有法其攻殺擊刺莫不有制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者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使之不敢過也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者告之以攻殺擊刺之制使不敢踰也

蕭氏曰先王之使人也始勉之以所慕終肅之以所畏然後人有所勸懲而功成焉泰誓曰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始勉之者也下篇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自所勉而肅之也至此惟曰弗勖有戮者終于肅之而已

吕氏曰當舜之時但只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至啟

有扈啟自度不如禹於法之外又添予則孥戮汝孥戮却不是盡殺其妻孥但言累及妻孥至湯伐桀與啟未遠亦未能便變得此法亦說予則孥戮汝至武王伐紂却說其于爾躬有戮到此又看得聖人雖到世變風移又自能厚其已薄之俗于數千百年之下又不是湯不如武王到武王之時上承太王王季文王許多人積累之德民心薫蒸之久啟既開此門武王到此因而又與閉了此門

尚書精義卷二十七

宋 黄倫 撰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氏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

鄭氏曰著武道至此而成

無垢曰惟一月壬辰至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敘往伐之事也自乃偃武脩文至示天下弗服此敘歸獸之事也自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此敘識其政事之實也夫政事即殷家之政事耳武王特順民心而復之以慰天下之心商紂廢故家政事以失天下故武王復殷家政事以慰天下以此見前聖後聖之心歸於大公至正不以一毫私意紊亂于其間也

又曰武成之義以謂武至此而成不復用也夫武王

所以起兵者為何事哉為誅紂耳紂既已誅武功已

成矣復安用武哉

呂氏曰武成一篇所以總序武王伐商終始之規模

孔子序書撮其大綱此終始之規模皆見於序也征

伐歸獸所謂歸馬放牛是也識其政事所謂列爵分

土建官是也大抵取天下之規模與定天下之規模

無異後世之君固有恃勢力而取天下者天下平定

之後所謂定天下之規模蔑然無聞往往不知創業

為可繼之道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無垢曰一月商之十二月周之正月也

東坡曰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歷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歷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孔氏曰哉始也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元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是十九日矣

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

無垢曰厥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也王來自伐商至于豐欲行周家之政事也生魄謂月十六日則生明謂月三日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蓋朔是死魄二日為旁死魄已有生明之意矣三日則明生而魄死矣武王正月二日至商至四月三日

功成而歸也四月三日至豐故十五日以後庶邦冢

君暨百工聽命于武王也

張氏曰頒正朔受爵服與之正始而已以明革商命

而為周於此乎始也

呂氏曰十六明㳚魄生之日天子諸侯百官皆洗心

滌慮以聽新天子之號令先是武王受命于上後是

百官受命于武王武王乃告之以祖宗功德之盛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

無垢曰嗚呼不祥之器豈可常玩弄哉武王聖人知此舉之不可再也故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天下以不可復用之意而修禮樂庠序之事納天下於中和之中為國家長久無窮之計其過人也遠矣

東坡曰華山之陽有川焉然地至險絶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歸馬放牛於此示天下弗服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

誰能去兵兵不可去則牛馬不可無雖堯舜之世牛馬之政不可不修而武歸馬休牛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者蓋盛德所在懼者衆矣武庚紂子也殺其父用其子付之以殷民武王知其必叛矣然且用之紂子且用況其餘乎所以安諸侯之懼也楚靈王既縣陳蔡朝諸侯卜曰當得天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智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不已非獨諸侯懼也吾民先叛矣湯武皆畏之故湯以慙德

令諸侯曰懔懔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敢復言兵乎武王之偃武則湯之懲德也秦漢惟不知此故始皇不及二世而天下亂漢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高祖以流矢崩皆不偃武之過也

張氏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此所以貴於偃武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此所以貴於修文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偃武之謂也敦尚儒術講明禮義修文之謂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蓋昔之

戰也馬牛有所服乘今則馬歸華山牛放桃林因其土地所宜而牧之者也

呂氏曰武王之用兵以應天順人不得已而用之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大抵聖人舉事兵起於人而不起於我故武王所以伐紂而用兵起於紂而不起於武王紂滅而兵自偃何至於再用乎後世兵端起於自己而不起於人爭城而戰爭地而戰至雖得天下以後方且好大喜功而不肯止如唐太宗既定天下之

後猶有高麗突厥之舉肴得武王天下已定不用兵
時方見得兵起於紂而不起於武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
無垢曰孔穎達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月辛酉朔閏二
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則丁未乃是十
九日也月三日至于豐至十九日而告廟也夫邦甸
侯衛與武王等為諸侯今一旦躬就臣子之位大小

奔走執豆籩于周廟何以使之如此服從哉豈威刑之足懼乎智術之足高乎曰威刑智術可以服其形而不可以服其心諸侯之心服則以武王之舉無一毫私心與天下同其心耳行天下之同心此天下所以心服也越三日此四月二十二日也既祭祖廟乃郊天望祭也大告武成以言伐紂之功已成乃復命于天也以此知武王之舉豈私意哉天之意也使有私意其見祖宗時見上帝時見山川時能不愧於心

乎

呂氏曰武王既定天下偃武修文告功于宗祖廟見得武王伐紂以仁易暴不負祖宗之所付託紂滅巳後不自有其功盡歸之於祖宗正如舜巡守以後歸格于藝祖春秋之時尚有告摯之禮天下諸侯駿奔走執豆籩亦與武王同此一意也先告祖廟又三日庚戌之日方燔祡於天地山川夫武王躬行天討乃天地山川之本意既有責於我我之伐紂動合天理

功成之後乃告于天地山川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無垢曰王迹基於大王王家勤於王季王功成於文王夫其成也豈偶然哉此天命也天命不可見第天

下賢者歸之是天命之所歸也文王修德於几席間而坐受天下賢者之來是大膺天命也賢者之來豈以為美觀哉將以共取塗炭之民付之安平之地耳

又曰文王受命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敗耆又明年伐黎又明年伐崇其勢力如此大邦安得不畏篤仁敬老慈少其行德如此小邦安得不懷然文王之心第知修德而已非計較謀畫曰大邦當以力服小邦當以德懷如此則是霸者之學管樂

申商之術也然則如之何大邦以力服人而文王不可以力加小邦以德望人而文王足以慰其望　又曰文王以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故稱元年至九年而崩故曰未集其曰大統是言文王之心不止於三分天下有其二矣曰稱王稱元年此天下之心也稱大統稱未集此武王之言也　又曰使紂悔過武王承文王之志當如之何曰率天下諸侯以就臣子之位此承文王之志也以紂之不改天下之心不可遏上

天之命不可忽也故有渡河之舉以繼大統之志焉事至大統亦不得已焉耳武王豈以天下為榮哉學者當以聖人觀武王不當以凡俗之心觀武王也史曰成王業者其積累非一人之力受天命者其懷來得四海之心

于實曰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槖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太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市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脩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内睦九族外尊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

張氏曰周之王功肇基於太王勤勞於王季而其成之也實在於文王而已是故民附歌於靈臺官人詠於棫樸大明言其明德皇矣言其修德其終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其克成厥勲可知矣大邦畏則義

足以制其彊小邦懐則仁足以綏其弱力之所制者外也故使之畏德之所綏者内也故使之懐四方無拂此大邦之所以畏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小邦之所以懐也不先有以制大邦則小為大所吞雖欲懐小邦難矣故先言大邦畏而後言小邦懐也

吕氏曰大畏其力則德在其中大則見文王之所以盛小懐其德則是强之制弱形勢如此不見文王之

大力見文王之德須去大上識得文王之力文王地止百里甲兵尤不多大邦畏者不是畏文王此力所以畏者畏文王之德威而已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曽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無垢曰武王伐商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者言今日之伐非為一已之私以致天地山川之意也有道者之曽孫能不墜故家所傳固可以

正無道者之罪矣

張氏曰對皇祖而言之則謂之曾孫稱周王而曰有道曾孫者以明周之有道非一日也

吕氏曰鋪陳商紂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葢武王與天地神明同一理高明在上則曰天厚載無疆則曰地融結則曰山流通則曰川聦明時乂則曰君實一理耳故默與天地神明相為賔主相為酬酢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此一句亦見武王不敢自

居之意皆歸於祖宗故自說為有道而已承祖宗之
意將已大正於商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
淵藪
無垢曰帝王天地神明萬物之主主為有道則天地
幽明山川草木鳥獸魚鱉皆得其所一或無道則山
川草木鳥獸魚鱉有至於暴殄而不得其性矣四海
萬方含齒戴髮有至于害虐而亦不得其性矣　又

曰為天下君而藏亡匿姦其亦可怪也已昔唐莊宗有天下而好與優人為伍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優人謂之李天下諸優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疾莫敢出氣盖莊宗下俚之性與優人合也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其亦性與天下凶惡罪人合

呂氏曰人主當輔相于天代天作子凡上天所生之物皆養育之凡上天所生之民皆愛惠之今紂失其職反養育為暴殄易愛惠為害虐其他常人暴殄害

虐猶可恕紂受天之責為暴殄害虐之事而紂反蹈之正所謂盟主自盜紂負天下之罪不亦深乎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無垢曰仁人之心即上帝之心天下大亂非仁人其誰救之於大亂時而有仁人此即天將已天下之亂也然則武王獲仁人即是獲上帝也以仁人遏亂人之謀又何難乎略謀也明主自有明主之略亂主自

有亂主之略遏亂主之略而以仁人是以治易亂也秦之亂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以遏之隋之亂唐高祖入關不戮一人以遏之孟子曰如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信哉然則獲仁人以遏亂略豈非祇承上帝乎

張氏曰當是時也天下歸周者衆内而華夏外而蠻貊莫不相率為我所使則其得人心可知矣觀牧誓之友邦冢君與千夫長百夫長則華夏之率俾可知

矣其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則蠻貊之率俾可知矣恭天成命者謂其伐紂之命也終于無虧謂之成天命文王作周於始命武王繼伐於終此成命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無垢曰武王東征豈以富有天下為心哉安此萬民而已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

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惟武王之心心在安民誠諸中形諸外此所以致士女之有玄黄之迎也夫士女之心豈可以智力攷之哉今民心如此欲識王者之道昭昭然可見矣　又曰古人求天於民而後人求天於天求天於天則人事不修或至於亂求天於民則以德撫民以謂民心歸之是天歸之也今士女篚厥玄黄以迎武王則天休震動可即民心而見之矣民心歸周是天附我大邑周也　又曰天地山川

之神惟德是與武王將為民除害民安則天地山川亦安矣使武王之舉不濟則神亦可羞矣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無垢曰考武王一月壬辰步自周于征伐商而戊午師逾孟津是正月三日離周至二十八日至孟津凡二十五日周至孟津一千里以日計之是日行四十里也自孟津至商郊三百里戊午逾孟津癸亥至商郊是日行八十里也向何其緩今何其速也蓋自周

至孟津此正兵也渡孟津至商郊此奇計也然而俟天休命以師行而雨也冒雨而行師俟霽而征伐此俟天休命也說者謂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休命之意或出於此

蕭氏曰俟天休命俟戰也戰則勝勝則見天之休命

陳氏曰武王之聖其以甲子日興而紂以甲子日亡必有前知之祥以其日而告武王者矣武王由河朔經朝歌歷六日而行四百里盖將以赴甲子之休命

不敢緩也且其於甲子之前期陳師以俟之所謂見乎夢卜協于休祥是也

呂氏曰戊午師逾孟津正前所謂一日戊午師渡孟津要看武王雖兵到商郊已是成列了若先動時乃是武王自動非天之動所以俟之者當動而動便是俟天休命也至於甲子紂率其旅若林此乃武王當動之時也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無垢曰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是紂親征也其來如林豈民之心哉刑誅驅之耳其旅若林而罔有敵于我師者是商之民心日徯武王之來伐今乃得其所欲也不然視商王如父母視周師如仇讎有進無退有死無生如林之師何可當哉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一日之間商民盡變為周民商師盡變為周師協心同力意欲攻紂以快平昔之憤怒攻于後以

北意蓋在此嗚呼民亦可畏哉平時紂尊如天民卑如地豈謂一朝之變民心遽至於此夫紂失民心非始於牧野時也當其沉酗肆虐焚炙忠良賊虐諫輔時天下之心已去久矣特因牧野以發泄之耳為人君者其可挾恃有天下而不知畏哉

顧氏曰夫書者猶史也有辭有實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者謂之實血流漂杵者謂之辭也

黄敏曰仁者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

之流杵者不仁之黨自殺者也豈非至不仁者之明

且驗也哉武王之兵不戰而勝故云一戎衣而天下

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但一服戎衣不戰而天下大

定明矣

張氏曰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者言王師之不勞而可

以致天下於安静孟子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亦以此矣

吕氏曰若林之衆非不多葢紂之所多者虚名而已

武之兵未到時商衆且虛名相逐於行列之間武王兵既到斯民皆見其父母是以罔有敵于我師若林之旅皆倒戈攻後者何故蓋斯民無有不怨紂所與紂親者皆四方多罪逋人平日害虐良民者民至此自然倒戈殺之血流漂杵言其戰之大也戎衣一着天下如何便會大定蓋當紂時商人多自殺武王兵竟不動渠魁既殲自然大定嘗觀孟子謂至仁伐不仁不信血流漂杵之言以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

已此蓋有說也孟子所以不信其言者甚嚴蓋戰國之時殺人盈地孟子蓋欲杜絶其言培養生意不得不發爲之說恐當此時藉此恣殺人也